

思想翻譯

《文化研究》第二十八期（2019年春季）：416-437

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

群島響和社会〈平行〉憲法 断章

今福龍太

Ryuta IMAFUKU

蔡鈺凌 譯

translated by Yu-Ling TSAI

第一編¹ 意志 Inner Will（內在意志）

所謂的群島響和社會，即是一個（所有生命和所有物質的）共鳴體。它立足於自立自存，努力讓合作、共識與連帶的生活模式向世界滲透，並以對這種「意志」柔和的共有（＝放擲）為根據。

此處所言的意志，並非個體基於現實主義式需求而產生的願望與欲望，而是作為參與策劃群島響和社會的總體論(holism)之主體，它有助於充實生（以及死）之意義，是一種毫不動搖的內在決意。

投稿日期：2019年5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摘自：川滿信一、仲里効編。2014年。《琉球共和社会憲法の潜勢力：群島・アジア・越境の思想》。東京：未來社。

1 譯注：在此，今福龍太在條列憲法條文時，特意以「編」置換普遍習慣使用的「條」，這具有其特殊用意。對此，他在文末的「部分的注釋說明」中，有詳細的說明。詳見後述。

此意志的主體依據是島宇宙的存在，而島嶼的意志具象化為個體，則體現在諸如人類、動物、鳥類、昆蟲、植物、菌類、礦物等等身上。

尤其是人類，作為唯一具有自我覺醒意識和改變生態環境力量的物種，被強烈地賦予純粹意志的自覺與行使這一義務，以便擺脫個人化的、組織化的欲望或霸權。人們在一切的日常環境和精神活動中，接受並學習島嶼自身所表露出來的意志，同時將自身的意志，作為島嶼的意志自然注入島民之物來加以認識，進而從恣意的、個人的獨占欲中脫離出來，人們必須謙虛且毅然決然地釀成這種意志。

吾等斷然拒絕不以意志作為基礎來追認現狀與預測未來的惰性心理。

第二編 渴望 Craver

當意志在具體的社會條件中被產生和表達時，我們將其稱之為「渴望」。森羅萬象具有基於其存在之自然條件的純粹意志，並擁有將這種意志表現為渴望的能力。與所有的生命運動相同，參與規劃群島響和社會的所有人的行動，必須是在渴望這種對美和真理的殷切期盼下被組織，而不是基於對現實的算計性欲望，亦不是基於順應體制狀況的判斷。

渴望成為所有存在與行動之根據的直接原因。主體透過具有渴望而第一次被確立，事情經常是按照主體所具有的渴望強度而發生，兩者相互生發。

歷史無法以表面可見的事實或連接事件的因果律法則來加以說明。真正的歷史作為推動渴望的一切過程被接受與考察，而這種渴望是指對環境、物質，以及包含人在內的所有生命體的渴望。

我們將沒有被意識到的渴望稱之為「預兆」。作為與渴望表裡一體的現象，預兆從根本上指明了群島響和社會的現狀與未來。

第三編 歷史 / 災禍 Catastrace

歷史是不斷重演的災禍(catastrophe)層層積累的痕跡(trace)。群島響和社會將歷史的這一側面置於歷史意識的原點。所謂災禍，就是這樣的一種概念：不論是自然現象或是人為所致，它將歷史形象化，並總括性地表現出給予歷史智慧與情感的一切悲慘現象。關於生的所有經驗，都包含對死的經驗的深刻理解。

火山爆發、地震、海嘯、暴風雨是群島的日常生活條件，表現這些的契機——即火的誕生、水的橫溢、大地的顫動——與群島人的幸福和恩惠的邊界相鄰。群島人承認對幸福與災厄的起源之了解，歸根究柢是具有同樣根源的知性探求，並認為應該持續實踐這種重層性的研究。

不嚴加區分天災與人禍，而是把所有的痕跡作為歷史形象的一部分來加以理解。群島人朝著以此確立新的生死觀之方向，做出努力。群島響和社會必須克服人道主義的非寬容性，即堅信維持人類個體生命就是無條件的善。個人生命的生與死，應當在具有歷史性意義累積的地平線上正確地發生。個人生命的真正尊嚴，即存在於對此的承認。

第四編 更高層次的法則 Higher Law

群島響和社會與國家共同體法理秩序的歸屬訣別，否定將憲法視為國家最高法規這一歷史慣例。

人類的歷史表明，憲法在成為最高法規的同時，也往往面臨著由司法制度所揭示的形式主義與便宜主義所導致的內容虛無化之危險。在憲法取得至高權威時，人類無數次經歷了憲法成為正義之根據的事態。但只要想想在19世紀美國實行的惡法《逃亡奴隸法》便可知，人們完全不討論此法是否違反正義，僅在法庭上爭辯其是否合乎憲法。不管是什麼樣的行為、習慣或律法，特別是在關係到道義與生命問題的情況下，人們不應該只以憲法去判定其適當與否，而是應該根據更高層次的法則去進行判斷。

普遍適用於所有生命與物質的正義，和這個無法被明文規定的最高層次的法則，才是一切判斷的依據。吾等絕不允許人類以憲法作

爲後盾，恣意妄爲地將不道德合法化、正當化。遵循自然之理，爲群島響和社會的所有成員祈求道德上的正義，唯有具備這種廉潔的精神，才能成爲更高層次的法則，才能是統攝萬物的至高法則。

這部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²，並非爲了藉由制定新憲法，進而創建新共同體所起草的。本平行憲法解構了憲法的權威性，宣告其潛藏在更高層次的法則中，並讓人們意識到更高層次的法則普遍散布在每天的生活中，且熠熠生輝。正因如此，我們將本平行憲法作爲一種傳說，同時也作爲自然法則吶喊的片斷，於此記錄下來。

第五編 放擲 Abandancing

群島響和社會與屬地的＝領土占有的(territorial)這種大陸國家原理

-
- 2 譯注：文章標題中的「平行憲法」一詞，是作者英文自創詞彙“para-constitution”的日譯。「平行」（へいこう），大體是英文parallel的直譯，與中文「平行」的意思相當，但是“para-”作爲字首，在英文裡，不僅有平行之意，同時也指向旁側、接近、超越、類近、次要等意思。在這個多重的語境裡，平行憲法並非與一般意義上作爲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處於相同位階或與之平等的立憲文本，而是對這個來自於西方，以領土佔有的大陸思想爲核心的「憲法」的解構。因此，所謂的平行憲法，不但「平行／並行」（在日文裡都是同音字）於「憲法」，更是類近、內在於，乃至高於「憲法」的存在；它是對「憲法」的平衡，也是從自然與人類經驗出發，對其之補充、深化與涵納，目的在於超脫「憲法」的刚性想像，回歸自然、歷史與生命的組織原則(constitution)。在與作者的討論電郵中，作者提別強調，平行憲法所要提出的是在認識論意義上的一種另類的、後設批評的、創意的假想以及詩意上不受規劃的思考；在精神上，它類近於智利生物學家Francisco Varela(1946-2001)和Humberto Maturana所說的「自體詩學」(autopoiesis)，一種自我再生與自我維護的創造系統。

訣別，爲了擺脫排他性所有權的個人性壓迫，因而將代替所有權的放擲理念置於基礎位置。所謂的放擲理念，反映出這樣一種古老的歷史：群島中的各個島嶼各自強烈地嚴守著其與鄰島的依存與對立之關係，進而互相向外部不斷放擲，且持續維持相互關懷的關係。

當以島嶼散布在大洋中的這種擴散性與連續性作爲前提時，放擲理念不是壟斷性的所有權，亦不是在保留所有權之下的共有，也不單單只是放棄。所謂的放擲是一種意志，即藉由訣別所有權的強迫觀念之心理，產生出對事物的深刻留戀與關懷，並通過謙虛且無心的留戀與關懷，最終試圖將事物的將來委託於更高層次的自然法則。

放擲理念涉及從領土到私有財產，到更進一步的如愛憎這般的感情領域。在這樣的所有權領域中，必須嚴格地排除壟斷或包圍、私物化或玩弄。

放擲解放一切所有權與包圍的原理，這並非缺陷或喪失，而是可喚之爲由放棄(abandon)所帶來的豐富(abundance)。放擲與客體、他者、感情之間，可以互相手拉著手，跳著豐富的彼此關聯的舞蹈(dancing)。群島代代相傳的歌謠，幾乎全部都是放擲之後對物的情愛與哀惜的結晶。

第六編 舌頭 Tongue

在語言生態圈中，詩是被切斷的、離開大陸的島。而編織成無數

詩的語言的一根根舌頭，正是群島中的各座島嶼。人在自己的上顎與舌頭之間，各自抱有一座島嶼。儘管這座島嶼＝舌頭呈現分離的群島狀，但彼此之間有所聯繫。在固有的舌頭各自的細微區別中，同胞的語言之共有被認知。正是這種差異成為同一性的根據。

舌頭並非文字記錄，經常是由帶有方言（ダイアレクト，dialect）的聲音傳達，並把留下這個聲音當成一種使命。群島響和社會將一切溝通交流之依據，置於此舌頭的原始性與對豁達姿態的深刻信賴上。

第七編 聲音 Voice

群島人的語言理性最終建立的依據，不是文字語言，必須是聲音語言。此時，對借助聲音講述的講述者們，人們必須給予他們身為響和社會的集體講述者的最高敬意與人格（既非職業亦非地位）。從原始之時到（殖民）莊園（プランテーション，plantation）的暗夜，講述者穿透性的聲音侵入意識之夜，並遍響其中。這種聲音含有試圖搬運死者記憶的集體意志。從這張嘴巴被傳唱出來的故事（モノガタリ [monogatari]）與物（モノ [mono]），是集稀奇古怪的靈性與聖潔於一體的未知生命力的核心。若決心將透過文字語言無法被完美呈現出來的物之生命，以聲音代代相傳，其間群島人對語言的日常意識必然成型。

物從講述者之口在暗夜的真空中突然站立起來時，包圍在四周、側耳傾聽的人，會被在自己的身體記憶內搏動的血流所發出轟隆聲所震撼。究其原因，這是因為他直接感覺到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與感觸的痕跡，真切地在血流中汨汨地流淌著。這個「時間的痕跡」並非由外部給予，而是從古開始就潛藏在自己內部深處的未知生命潮流。人們必須了解，種子與胎兒就以其原始狀態如實地被運輸著，在祕密地運輸的聲音中，也運輸著智慧。在此一過程中，蘊含著群島響和社會所有記憶的源泉。

語言只有被賦予具體的聲音，而不是賦予觀念，才能與作為森羅萬象的吶喊與呢喃這樣的物質語言產生連帶＝共鳴，成為把智慧從過去傳達給未來的最終媒介。

第八編 生長／反－生長 Generation / Degeneration

在群島響和社會，時間不被以歷時性的柯羅諾斯（クロノス，Chronos）原理為依據的鐘錶與日曆所統率，而是以超越世代或歷史之物的、地質學的、圓環性的時間感覺來測量。在這樣的法則中，人們確認所有事物孕育著其自身生長的過程。一個生命體的誕生，乘載著無數的死者的存在，並傳承著世代的記憶。

並且，生成（generation）經常包含其反面反－生成（degeneration），即退化之相。不管是何種生命體，在完成孕育次

世代的生命這一任務之後，或長或短的，生物學上的退化（反一生成）進程都確實地被延續。一個世代的生命，就是生成與退化的連續體。在此意義上，生成與退化並非對立，而是結成一體，並構成生命體之生的圓環性的、回歸性的運動。

所謂的群島時間，即存在於生成與反一生成互補地發生作用，持續追問生命圈的歡喜與宿命這種連續不斷的經驗之上。而所謂的現實，即是生者和死者相遇的界面。人們必須深刻學習在這種日常中理解死者的普遍存在，並確立死者所受的敬意等同於生者所享的尊嚴。

第九編 高度必需 High Necessity

群島響和社會的經濟活動回歸於經濟節約的，即家事(oikos)的營生這一原義，排除生產與利潤的無限極大化，在盡可能最小化的地域性的與家族的關係性中，經濟活動必須是爲了實現倫理的、詩的、美的充盈而被實踐的贈與、交換行爲。此時的交換（＝交感）的基本原理是高度必需(high necessity)。依照高度必需的思想，應該被置於這種經濟要求的根基上的，並非是量的充盈，而是被最小化的質的充盈。對此，人們應該有所覺醒。

資本主義將市民幽閉在商品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閉鎖性循環與數字性平衡的內部。它讓徹底的散文式思考橫行於人們的日常，讓語言的思考力量下降到極限。市民們在最低報酬與最低必需品的制度保障

下，得到欺騙性的保護（即從自足的幸福中被驅逐）。對於這些市民，群島響和社會授予他們被提供最高度必需的權利。通過主張此權利，人們必須咬牙地持續努力於以詩的想像力更新籠罩在散文式思考的社會。保障高度必需的質，不外乎是一種堅持不懈的日常實踐，透過這種實踐，以期將實現最大的詩性擴散至社會的各個角落。

第十編 模仿＝學習 Mimesis

「學習」（まなび [manabi]）的本質是「模仿」（まねび [manebi]）。彌散於群島響和世界的睿智，產生於模仿諸如海、風、乾涸的淺灘、洞窟、暗川、山、森林、樹木、動物、人類等貫串世界的一切生物性的、物質性的存在之智慧的動作與運動。真正的學習，必須是在廢棄官僚化的教育系統和隸屬於其系統末端的教育機關，回歸到模仿的原點這一具體事實上被完成。

擔任群島響和社會的智慧傳達基礎的是民衆歌謠。不管是（琉球弧）島歌（シマウ [shima uta]³）、（愛爾蘭群島）古語吟唱(Sean-nós)⁴，或是（巽他群島）唱詩詞(Tembang)⁵，這些歌謠表現的核心，

3 譯注：日文為「島唄」，意指沖繩、奄美群島、鹿兒島地區的傳統民謠。這裡的「島」(shima)除了有「島嶼」之意外，亦含有「故鄉」之意，而「唄」(uta / 歌)則是指民謠。也就是說，「島唄」意指「故鄉的民謠」。

4 譯注：Sean-nós為一種愛爾蘭傳統的演唱方法，通常以古克爾特語演唱，從頭至尾只有演唱者的聲音，沒有任一樂器伴奏，全依靠演唱者的聲音來展現旋律的轉折迴旋。

5 譯注：Tembang是西爪哇島上的一種細緻的聲音樂形式，其節奏自由，多

都是基於洗鍊即興的創造性模仿。爲了吸收隱藏於世界深處的野性、知性與感性，人們每天都應努力鑽研模仿技術，不可有所懈怠。

根據這種創造性模仿所獲得的是「變形」(twist)。變形可說是在學習這件事情中，最富有創造性个性的事。每個學習者都擁有智慧或技術的豐富變動。變形的豐富暴露出效率主義性學習的非人性，即機械性地再現同樣事物，如同複印一般一次性地將其情報化後進行登錄。變形的豐富，向單一成果直線前進的這種奉行目標化、數值化的成果主義的狹隘開槍。在各個島嶼的森羅萬象中，透過對隨處可見的「師」的聲音、動作或存在原理有樣學樣的模仿，透過變形的「仿效」，吾等必須開拓出一條「學習」之道，且此爲一種創造出自身固有的智慧與技術的深刻的身體性學習。

第十一編 祕密 Enigma

我們必須將祕密 / 謎(enigma)的存在，死守在所有的知的活動領域裡。正因在萬物的更高層次的理法中，存在著已事先被編入的【謎】⁶或【未知】，人們才得以擁有深邃的睿智源泉。不能將權威或全能性賦予透過理性可能了解的【既知】，或是將其片斷化後重新確立秩序的【情報】。

顫音，風格如詩。演唱的內容類似印尼現代巽他詩歌。

- 6 譯注：在日文原文中，作者使用〈〉，爲避免與篇名號混淆，譯文中改以【】呈現。全文如此，此後不再加注說明。

特別是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情報，已經開始具有凌駕於其操作主體人類的潛在權力。雖然抨擊國家機關對情報的隱匿，將情報公開置於公正的社會實現之基礎的這種市民構思，本身並沒有不對，但在給予情報價值特權這一點上，卻追認了國家權力的企圖。藉由被當作記號的情報，社會與住民被管理、監視、操作。人們爲了脫離這種狀態，一方面抵抗情報的壟斷，而在另一方面，則必須對相對不具情報價值，且在社會中無法被情報化的【謎】或【祕密】的領域，加以保護。

此時，必須嚴加區別祕密與任意隱蔽兩者。翻開知性的歷史，知經常是爲了隱藏自身而進行的帶點深奧色彩的精神活動。由於謎的存在，人們知性的發動受到刺激，才有了探究的行爲。而知性的深化，絕不是將謎視爲已得到解決的既知，是得將它視爲是會產生新謎的東西。吾等必須對此進行深刻地學習。

神話正是隱藏了深奧(occult)⁷的知性之凝集體。人們在自身與森羅萬象之間，構築出此種神話性的知性，並於其中記載了睿智的最深祕密。群島響和社會必須努力於在日常性的思考中，盡可能地援用作爲睿智的神話的知，而此種睿智就是要如實地將謎傳承下去。

7 譯注：英文occult一詞來自拉丁文occulere，帶有隱藏之意，是故occult也意指祕密、隱密、被遮蔽的、不被看見的、深奧的等意思。在這個意義上，occult knowledge並不意味一般意義上的神祕(mysterious)知識，而是指向「被隱藏的」、「不被看見的」、「深奧的」的知識。

第十二編 航海 Voyages

群島響和社會必須脫離屬地的、排他的共同體意識，通過航海持續開拓自身，謀求向世界擴散、浸透開放性社會的理念。

任何一個群島人都有機會去尋找前往離散領土的同胞，並能夠在那兒與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場、關係性，展開對話。此時，橫穿時空而被擴大的、全體同胞的全新的家(home)始被意識。以海洋的循環性與擁抱力為線索，群島人得以前往更遠的地方，並能與生活在另一片海洋的大洋洲的(Oceanic)人們結識，講述彼此的航海故事。業已完成的航海故事與在此後將登上舞台的航海故事之間，演奏出對位法豐富的音樂，並發現對生之意義所具有的深刻啓示。

通過航海，群島人向世界上的同胞展示他們自身所創造之物，人們必須學習他們特有的音樂、舞蹈、美術、儀式等等關於美的、詩的文化創造物。此時，群島響和社會的新音樂、新韻律、新舞蹈、新歌謠，作為一種證物被創造出來，以茲證明他們立足於自立自存之上的彼此連帶。

成功開拓的航海者，要求自己接受一種遇難者的倫理。在群島放擲理念之下，家鄉已經不像大陸的家那般，是為供疲累的靈魂休憩的回歸安住之所。在航海的盡頭，家鄉的島嶼呈現出一種變貌，它毋寧更加驅使人們外出旅行，面臨著歷史的消失，人們把自

己的生存擺在眼前，進而奔赴新的戰場。出生之島經常是位於波浪翻騰的多島海洋之一隅，時時刻刻地等待著人們的歸來。然而，人們不是作為歸鄉者，而是作為新的遇難者歸來。與珊瑚礁、樹木、岩石、森林或動物不同，唯有人類在島上能夠站在這種遇難者的立場。吾等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正因身為捨棄本源性的原住民之驕傲的遇難者，人類才得以成為群島響和社會中最謙虛且最具冒險性的存在。

部分的注釋說明 (Frangmental Commentaries)

口述記錄

所謂的傳說，即是在道聽塗說的意義上，傳播不確定的傳聞情報的語言。不過，把對言說的獨占權從人類身上解放出來時，風、岩石、森林，以及語言或故事也作為傳達的主體，被顯示了出來。只有在不以特定主體的恣意表達為基礎的神話中，自然的理法才得以寄寓。

宮澤賢治⁸的〈鹿舞的起源〉是「在古老野原的夕日中，我從清脆的秋風中聽聞到」的。而在賢治的〈狼森與笊籬森、盜森〉，是以「黑 森正中央的漆黑的大岩石」作為主體，講述岩手山麓的威

8 譯注：宮澤賢治(Miyazawa Kenji, 1896-1933)是日本昭和時代早期的詩人、童話作家、農業專家、教育家。賢治生於岩手縣，畢業於盛岡高等農林學校（今岩手大學），代表作品有《銀河鐵道之夜》（《銀河 道の夜》，1934）、《春與修羅》（《春と修羅》，1924）、《風又三郎》（《風の又三郎》，1934）等等。

嚴之由來。民間傳說中存在著一種隱性理法，就是通過把故事的主體非人化來維持傳說的神話普遍性。

本【平行】憲法也嘗試找出作為在脫離任何個人的思想的自然物之聲中所隱藏的理法之睿智。

縞

縞通過島，歸結出人類以及所有生命體的最初安身立命之所為シマ⁹這一結論。本【平行】憲法條文不以慣用的「條」分節，而是採用「縞」。這是為了不讓以此順序為基礎的因襲體系性或階級秩序，鑽進本憲法，並暗示各條文之間具有相互滲透性與置換性。條的原意是指條紋花樣¹⁰的條紋。此條紋花樣從哪裡開始數來皆可，也沒有什麼起點或中心。作為從等級制度的秩序脫離的據點，縞是重要的實體，亦是一種比喻。

本來「シマ」這個音，是定居在海邊的人們，意識到其住處是作為由海或山所包圍的一塊土地、被區隔開的空間時所產生的。シマ在生物學上的意義是指【領分】（＝領土）。同樣的，日本列島古語的接尾詞「しま（shima）」，如同「正月しまから」（正月伊始），是在畫分某種行為的伊始或領域時所使用的用法。島＝縞＝シマ是一種傳達思考的最古老習慣之音——此處的思考意指區分各方面，制定領域，認知一個結束後即是一個開始的這種思考。而這裡的音是

9 譯注：shima，島與縞皆作此音。

10 譯注：原文為日文「縞模様」。

不會發展到強固的壟斷支配地步、內含有柔軟的連續性感覺之音。

優美且各式各樣的條紋花樣貫穿著世界的群島響和世界。本平行憲法主要是基於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島、大安地列斯群島）以及琉球弧（奄美群島、沖繩群島、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和東亞群島域（台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太平洋島嶼、愛爾蘭島嶼與各種被稱為「縞々＝島々」的風景、經驗以及學習，但是，這些被連結的群島世界只是巨大條紋花樣的一部分，對此，口述紀錄者有著深刻地理解。

響和

「響和」是代替「共和」被創造出來的新造詞。此新造詞是在萬物混沌互相影響不協和的聲音中，為了探求新的共有音樂而被提出來的宣言。為了脫離被既存的概念用語包圍的語義學，再度賦予詞彙具體性與身體性，採用這種新造詞(neologism)是起草平行憲法不可或缺的前提。對於愛德華·格里桑¹¹所言的「高度必需」的實現來說，這種散文性的日常語言之新造詞，或既知的、因創造性使用而產生出來的詩化語言，應該成為最重要的語言嘗試。不用說，格里桑新造出的，顯示出與群島－世界的實際相互影響、多樣性與混淆性的“echo-monde”（「反響－世界」、「弔－世界」）這一詞彙，在「響和」的「響」這一字中，如實地反映出來。

11 譯注：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為法屬加勒比海作家，亦是詩人、文學評論家、哲學家。格里桑重新思考陸地與島嶼的關係，並指出「島嶼並非孤立的模式」，亦非「空間自閉的神經質」(spatial neurosis)，「每座島嶼都充滿開放的可能」。

這是對本憲法文本非常重要的限制規定。平行憲法(paraconstitution)這一新造詞主要的根據，是被稱為平行民族誌(parathnography)的民族誌實踐中的內省式方法論。過往的民族誌，將傳統文化當作從文明社會切斷的陳列櫃中的事例，對其進行自我完結式的書寫。而所謂的平行民族誌與此不同，其是以民族誌記述的視角或方法作為潛在依據的現代社會的科學或技術、醫療或法律、藝術行為或設計、建築這類的領域本身作為對象。平行民族誌即指進行上述這樣的民族誌記述時，所使用的自我參照式的、更為後設的方法論。當記述對象與我們試圖對這些進行思考、記述的思維定式，具有同樣的原理構成時，過往的民族誌所推崇的客觀主義的超然聖域，就會遭到侵蝕與破壞。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平行憲法，就是對新共同體的存在進行自我完結式約束的最高法規的記述的憲法起草者，排除無意識中所產生出的超然(detachment)的特權，將起草憲法的行為視作為一種語言實驗，一種把社會文化批判的認識領域本身加以對象化，並在此基礎上書寫成的後設批評（メタ・クリティック，meta-critic）。並且，其中意志還在發揮著讓生之實相與規範的理法，在愛情的地平線上再度結合(attachment)的作用。

群島的放擲

在拙作《群島－世界論》（岩波書店，2008）中，持續堅持的主張是，徹底被「大陸化」、歷史化的思考或想像力所規訓(discipline)的我們，必須以海為媒介，朝向「群島」進行空間的開

拓。西歐近代在世界大範圍內擴散的「大陸原理」——這正是對完成一個依存於所有權、法、教育、市場經濟、國家、文字語言等各種冥頑制度的合理體系之欲望。另一方面，世界的海底仍舊從近代的「歷史」中被疏遠，與之對抗的「群島幻覺」作為新智慧的源泉被埋藏。這是思慮的放擲（對貪欲的所有）、是尊重自然與具體物的理法的物質性想像力（對理念性的法律）、是模仿（對畫一教育身體性的學習）、是對贈與經濟的信賴、是方言（島口／口傳語言）的豐饒的交流溝通。正是仍舊保持著以這種群島幻覺為依據的日常，群島成為遏制國家大肆宣揚的大陸原理之堡壘。

對大陸的海洋、對大陸性的海洋性的讚揚的討論本身，並非新鮮之物。然而，以往這些討論，最後到底還是把以海洋為媒介的關係，定位在大陸國家原理支配的周邊而告終。如果要問為何如此，那是因為對於大陸的普遍性來說，島嶼還是被固定在邊緣位置，沒有脫離從屬物之範疇。然而，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超越了這種靜態圖式。究其原因，那是因為在現在的群島幻覺中，相對於大陸的不動性，群島是移動的、漂流的，甚至是旅行的。歷經過現代移民與亡命體驗之後，大陸與群島的關係更形多重曲折。大陸伸出一隻腳就能讓島嶼屈從這種單方面以偏概全的想像力，宣告終焉。島嶼斷不是守護大陸的堡壘，毋寧說是本質性的批判大陸（＝現代人）的橫暴的無人據點。

關於無人島——如竹島（＝獨島）或尖閣諸島（＝釣魚島、釣魚台列嶼）——的議論撞進死胡同，是因為國家主張領土主權，因而

彼此發生齟齬，或者是爲了打破這種僵局，雖提出共同所有這樣的解決方案，卻一點也未從島嶼是誰的「所有」這種所有權的強迫觀念（正是大陸原理的產物）中解放出來。然而，群島有群島的感情。竹島＝獨島這種無人島也具有扎根於自身（並非領有的「歷史」）的感情，並且，未來必須委託於群島感情這種超歷史的想像並非荒唐無稽之談。在我們接納了這種想像時，在群島的意義上，就能夠更進一步的接近領土「放擲」這一全新的作風吧。

地中海群島的敘事詩《奧德賽》(*Odyssey*)中的風神埃俄羅斯所居住之島，被風吹得漂泊不定。其與大陸的關係，總是非固定性地、批判性地被規定著，且埃俄羅斯統帥著讓船前行的風與海的漩渦。打比喻來說，埃俄羅斯的聲音正是渡海季節的風之咆哮。現在的近代國家已經聽不見從埃俄羅斯的漂流群島傳來的響聲。而沖繩所發出的聲音的深處，應該寄生著埃俄羅斯的風之咆哮的聲響。現在，人們必須鍛鍊出可以捕捉到這種聲響的耳朵。

模仿自然

如同琉球弧的島歌所言，在群島世界，浪花擊打、漲潮退潮的節奏教育了人們人類關係中的交流與別離的道理。蛇皮細微的鱗片紋路成了爲了精緻地編織出布料的條紋花樣的引導。人們在抽出織布的絲線，並將其切斷的這一過程中，學習到了切斷人心的深遠意涵。物質性世界朝人類世界拋擲過去的一切「薄墨色的文法」（*gramatica parda / tawny grammar*，野生的智慧），正是模仿自然的核心。在此，一邊模仿、學習，進而變形，一邊模仿練習所產生

出的獨創性的、即興性的、遊戲性的知性，花苞綻放。與自然界所展現出的奔放的偶然性(contingency)一起，遊戲玩耍的機智對這種觸覺感知性(tactile)的學習提供了支持。

舌頭與方言

方言、俚語、土語、本國語的（ヴァナキュラー [vernacular] ）、母語、地方語、國家的語言、鄉音。地域語言、少數語言、小語種、亞語言、微型語言。島口、島言葉（家鄉的話）、宮古語（スマフツ [sumafutsu] ）、奄美大島方言（シマユムタ [shimayumuta] ）等等。不管如何稱呼，方言的局部性與限定性，皆可被視為是國家語文學所主張的正統性、世界文學所顯示的普遍性或聯合國的極端性的封閉實踐。不過，由於國家語的語言統合，上述語言正在不斷地犧牲，並始終將其停留在語言政治學的權力外部，方言為了從根本上批判支配近代的文學空間的單一語言的權能，始成為讓單一語言權力虛無化的特權性起點。戰略性地使用、挪用方言的新式文學表現，在思考與未知的世界性連結的可能性時，以方言性的語言如冰島（蓋爾亞支）、巴斯克（巴斯克語）、馬提尼克（克里奧爾語）、琉球弧（島言葉）等等的文學實踐，將受到重視。

原本，方言(dialect)的原義就是“dia-”（交叉）和“lect”（說）。其孕育著透過對話、議論到達真理的“dialectic”（辯證法的）的過程。這本身就是傑出的間－語言的、交－語言性的方法論。在世界文學的周邊領域所發生的事情證實：俗稱「方言」的這一極小

airiti

的語言，乍看之下似乎在不斷退卻，而實際上，它是對國家語權力性的發言及言說行為的抵抗與反叛。這既是從國家語的蠻橫中守護母語的戰鬥，同時也是為了擺脫自己接受「國家語書寫」所造成的自我分裂而進行的內部鬥爭。方言嚴厲地拷問語言政治的困境。

一旦進入方言的流動化的語言意識，從語言運用的安定面向上來理解語言遂成為不可能。究其原因，這是由於方言如同彩虹般的變異，是語言態作為一個固有語（等級順序）拒絕被固定化與包圍。這個語言性的「動搖」，與其說是文學表現的障礙，毋寧說是產生出表現的微妙性內質的根據。由此，也產生出了表現水平的高度與深度。在方言的群島所展現出的新型文學行為中，探究出與「微觀語言胎內的黑暗」（川滿信一）這種「不透明性」（格里桑）為根據的新「世界文學」對峙的嘗試。為了展望未來的群島響和社會，這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吧。

可將群島響和社會【平行】憲法讀成是對這種詩語的再創造之素樸的宣言吧。該文本與望潮一起，激烈地飄浮在群島海濱的水花中。這正是愛德華·格里桑所言的「群島濺起了水花，我們住在這個水花裡」。

注

本文本是在領悟到川滿信一《琉球共和社會憲法C私（試）案》（1981）的真摯，且在這種機智的精神所催促下，而在2014年的5月15日這個特別的日期擱筆的過渡性草稿。在撰寫此草稿

時，梭羅¹²、愛德華·格里桑、宮澤賢治和艾培力·郝歐法¹³的諸著作，作為筆者長年思想的底流，給予筆者莫大的影響。此平行憲法，特別是對其中所展望的群島響和社會的人類與其他生命種的關係，以及作為無生物的主權或代理權的主體性，具有更進一步思考的必要。此外，有關在何種位相上對現實國家或政治共同體提出這一平行憲法，在此並未展現出與現實政治的接點。而關於將作為平行憲法的言說批評性設定在何種水平，則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吧。

12 譯注：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為美國作家、哲學家、超驗主義的代表，亦是廢奴主義者與自然主義者，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梭羅的思想深受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 - 1882)的影響，提倡回歸本心，親近自然。1845年，他在瓦爾登湖畔隱居兩年，自耕自食，體驗簡樸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並以此為題材，寫成長篇散文《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這個作品為梭羅的代表作，亦為超驗主義的經典。

13 譯注：艾培力·郝歐法(Epeli Hau'ofa, 1939-2009)為作家、評論家，是當代太平洋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海洋一家》(*We are the Ocean*)等等。郝歐法出生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東加傳教士家庭，曾在許多國家接受教育，最後在澳洲國立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曾擔任東加宮廷檔案文獻管理人、斐濟南太平洋大學社會系系主任與社會經濟發展學院院長。